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第二十二回 畫錦堂琴邊飛竹笛 洗翠亭月下放荷燈

卻說寶珠那日在西花廳擺席，請金有聲和夏作珪、石時。那陸蓮史知趣，怕煞他們的風景，午前便回家去了。這裡寶珠等酒畢，已是傍晚。散席後，寶珠進來。到中門一望，見裡裡外外自頭門口起，一直到二廳上都點齊了紅紗燈，照的如同白晝。進南正院，見三面走廊上也點齊了燈，站滿了婆子、丫頭。天井裡機器涼篷早卷開了。搭了一座燈棚，一班女孩子坐在裡面唱曲子。院子裡面一派鬧哄哄的人聲。寶珠不進去，走到燈棚下，看欄杆裡面坐著七八個女孩子，那唱的卻是賽兒。寶珠正要開口，賽兒連連搖手。口裡唱著，手裡拿過一支笛子遞給寶珠。寶珠笑笑便挨著那唱小旦的嫩兒坐下。嫩兒在燈光下見是寶珠，便要站起來。寶珠按住他道：「不要這樣，快坐下了。」嫩兒笑了笑。寶珠一手拿著蘆衣子，一面看他道：「你臉上紅紅的，敢吃多了酒。」嫩兒笑道：「沒有，光景是這燈光映著的。」剛說著，那些女孩子打起出場片子來。寶珠聽唱的是《琴挑》。剛賽兒唱的《懶畫眉》一拍，說白過了。這會該是陳妙常出場，唱前腔一拍。聽戲鑼打到第五下，便和細柳兒兩個吹起笛子，聽嫩兒唱道：

粉牆花影自重重，簾捲殘花水殿風，抱琴彈向明月中。香裊金猊動，人在蓬萊第幾宮？

寶珠停了笛子，聽嫩兒說白道：

妙常連日冗於俗事，未曾整理冰弦。今夜明月如水，不免彈《瀟湘雲水》一曲，聊寄幽情則個。

嫩兒說到這句，那伶兒真個拿一張琴去，遞與賽兒。賽兒調了調弦，彈了幾個仙翁。真的彈出一套《瀟湘雲水》曲來。寶珠剛聽的入味，忽院子裡面有人喝起彩來。寶珠嚇了一跳，聽是秦珍的口氣，便笑了一笑。剛彈到尾聲，伶兒等又打起戲鑼，寶珠便又吹起前腔來。賽兒唱小生道：

步虛聲度許飛瓊，乍聽還擬別院風。淒淒楚楚那聲中，誰家明月琴三弄？細數離情曲未終。

接著說白道：

嚇！原來是妙常彈琴。門兒半掩在此，不免到彼細聽一番。

接著嫩兒唱前腔道：

朱弦聲香恨溶溶，長歎空隨幾陣風。

唱著，賽兒咳嗽了一聲。那戲鑼「鏗」的敲了一下。賽兒白道：

仙姑彈得好嚇！

嫩兒作驚道：

仙郎何事入簾櫳？早教人驚恐。相公此來，莫不為雲水聲寒一曲終。

賽兒剛要接白，忽廊下有人報道：「婉小姐來了，賽姐兒和三爺園子裡沒有呢？」寶珠聽見，忙應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便放下笛子，向賽兒道：「不唱罷，咱們請了太太和姐姐們往洗翠亭去。這裡燈底下怪熱，何苦蒸著呢。」因又向嫩兒道：「你們也涼涼去，回來園子裡玩去。」嫩兒等笑應著，便歇了唱。

賽兒和寶珠將著手進來見婉香剛到，滿座子人都站起來和他說笑。寶珠再四下一看，擺著三桌葉子戲。中間一桌是柳夫人和袁夫人，秦珍、秦瓊。左首一桌是藕香、美雲、軟玉、麗雲。右首一桌是蕊珠、綺雲、茜雲三個。還空著一個位兒，是太太身邊的大丫頭殿香湊著。一干人見寶珠和賽兒來了，都說：「你們兩個跑哪兒去了？咱們好找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咱們原在這裡。我剛進來，見賽兒在那裡唱曲子，我便吹了會笛子。難道廊下這些丫頭們，都不瞧見嗎？」柳夫人道：「這窮人也太糊塗很了，光景燈光下瞧不明白。剛才那一套《瀟湘雲水》曲還是你彈的嗎？」寶珠笑指賽兒道：「是他彈的。」秦珍道：「怪道我說他們班子裡也有這付好身手。敢是寶弟弟起的小生，賽兒起的帖麼。可惜離得遠了，聽不清楚。」賽兒道：「是我起的小生，寶叔叔沒唱，是嫩兒起的陳妙常。」藕香道：「嫩兒到唱的不錯呢。現在要照這樣的板性，外面也少的很。」婉香因道：「敢是唱琴挑麼？好曲子，可惜我來遲了。」說著外面小丫頭回說：「西花廳擺下席面了，請大爺、二爺用酒去。」柳夫人因道：「寶兒在裡面坐罷。珍兒和瓊兒替他陪陪去。」秦珍應著便和秦瓊出去。柳夫人又喚住道：「外面總散得快，你們仍舊進來，到洗翠亭賞荷花去。不要又是生疏疏的回去睡了。」秦珍和秦瓊都答應著：「是。」見沒別話，便喊掌燈出去。

這裡殿春便喊小丫頭們掌燈，外面一片聲答應。早見點起十二對羊角風燈，一字兒站在卷簾下等。寶珠便先出來，早有一對「天風樓」的燈引著。後面便是蕊珠、茜雲、賽兒、綺雲等一干人，每人前面都有小丫頭掌著各院字號的風燈引路。一串兒出了畫錦堂，向西走廊，打夾道里越過西正院門首向寶珠舊屋裡來，進門見樓上下都點齊了五色琉璃燈，扶梯上都點的雪亮。一干人上了樓梯，到月台上往下一望，見樓下四面走廊上的燈都累累掛著，甚好看。進了冰蘭月洞門，那留餘春山房也點齊了燈。打山上望下去，見滿園的燈火，高高下下和螢火一般。那洗翠亭和兩座橋亭在水中央，就像燈船似的。看看便都走下山坡，穿過假山洞，打九曲石橋往洗翠亭來，早遠遠聞見一派的茉莉花和建蘭等香氣。一路上池面風來，又有些荷花香甚是清爽，大家都說有趣。走上亭子見早有許多丫頭們伺候著。六面迴廊上點滿了琉璃串子燈，簾子都捲起了，窗子也都打開。裡面中間圓桌上，早擺下了圍碟了，周圍設著十二個磁礮子。地上擺著兩架電氣風扇，像蝴蝶子一般轉著。柳夫人等進了亭子，便各散坐。一會丫頭們請上席，便一圈兒坐下。是柳夫人第一位，袁夫人第二位。軟玉次之，蕊珠又次之。下面便是婉香、藕香、美雲、寶珠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、賽兒。丫頭們斟上酒來，寶珠接了，先送上柳夫人一杯，又依座次各送一杯，大家喝了口。柳夫人四下看了看，因說道：「說你們鑊了四盞西瓜燈，怎麼不見？」婉香笑道：「可不是，費了多少心力才前兒玩了一天，今兒便壞了。」賽兒因道：「我那盞還好呢，今兒忘拿來送太太瞧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你們也會的玩，說還放荷花燈來。今兒這樣好天，咱們忘了，早該叫人做幾十盞來放。」藕香笑道：「我知道太太高興，備下了。」因回頭向金雀道：「你瞧去，怎麼還不放過來。」金雀應著出去。

大家又喝了一巡酒，忽隱隱的聽見笛子鼓板聲夾著荷花香氣吹將進來。袁夫人道：「誰家唱戲呢？」美雲聽道：「光景那些女孩子在春聲館唱著玩。」寶珠、婉香也都側著耳朵細聽，像是兩管笛子在池子兩盡頭吹的樣兒。婉香因道：「這聲音，怎麼這邊也有那邊也有。」麗雲道：「想是那邊山石子繞轉來的應聲。」大家再聽那笛聲，一左一右漸漸從遠近來。剛在詫異，偶見水流雲在堂那邊窗下，四五盞荷花燈從水裡來，漸漸的多起來。大家都靠到窗檻上來看那燈，一盞一盞的越多了。散的半池了，卻多遠遠的一堆兒擁著。剛看著，忽賽兒在那邊窗檻上指道：「你們瞧！這邊的荷花燈更多呢。」大家來看，見假山腳下多擁著燈。卻好南風起了，那燈都順水淌來，早有幾盞余到亭子腳邊柳蔭下躲著隨波流動。也有幾盞一串兒的往橋洞裡余往那邊的池子裡去了。再看那邊水流雲在堂的，卻高起了七八盞像龍頭似的。後面一串兒跟著無數的燈，從水面上走來，剛余到亭子邊。忽池心裡打起一陣響鑼鼓來，大家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，那高起的幾盞原來不是水面上的荷燈，卻是一隻彩蓮艇子。四角跳出四串荷燈，裡面坐著四五個女孩子打鑼鼓。柳夫人笑說：「這個玩意兒有趣的很。」藕香笑道：「太太還不見那邊兒又是一隻燈船，拖著荷燈往那個橋洞裡出來了。」話未畢，果然綠雲深處那邊橋洞裡也划出一隻船，也打著響鑼鼓。卻好這邊的船進橋洞去，那邊的船出橋洞來，又漸漸的蕩圓來，剛剛接著這邊進橋去的船後拖的燈。那鑼鼓漸漸打的緊了，那船便划快來，兩船首尾相接。那幾百盞荷燈便蕩成一個圈兒，把洗翠亭圍在中間。兩隻船穿著橋洞一進一出，穿梭似的比鬧龍船還好看的多。忽然鑼鼓聲兩船多齊斷了，吹起笛子和笙簫小鎖吶，又夾著琵琶弦索的聲音。那兩個船不知怎麼一來便頭對頭碰著並行，一會忽又分頭倒回轉去。那荷燈原是一線兒串英的，這會子都放散了。那燈便散滿了一池子變成滿天星的形勢。大家一齊贊好！卻不道那兩隻船自歸自划出橋洞去，大家也不去留心他，只看著荷燈。那船早泊近石橋，兩班女孩子各上了岸，走著吹著望洗翠亭來。那船早把四角的掛燈也割斷了繩子放在池裡，悄悄的

暗搖開去，躲向柳蔭裡去了。

柳夫人等剛看著池裡，猛回頭，見亭子前後兩帶，九曲橋上兩頭走來兩班女樂。眾人出其不意都笑說：「有趣的很！」便各入席喝了盞酒，聽那女班子在迴廊下唱了套小曲。再去池裡的燈，卻早一盞也沒有了。水面上印著一鉤新月，波紋晃著就有幾百個小月子在那裡攢動。婉香便和蕊珠出來看月，寶珠也跟了出來。見滿池的月色，真是在水晶宮裡一般。忽欄杆邊柳蔭裡一個知了咋的叫了一聲，移到別枝上去。有許多宿鳥都驚了起來，唧唧啾啾的叫個不了。猛抬頭，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，映的柳梢上和夕陽似的，人臉兒也紅了。寶珠當是什麼玩意兒，正要請柳夫人來看。忽外面一片聲嚷將起來。人聲鼎沸似的，不知何事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柳梢月上三更盡，天上霞飛一片來。